廷

傳真:2873 2453 電郵:feature@wenweipo.com本版逢周二、三刊出









劉 誠龍

不過是酒過兩杯,葉 師爺嘭通一聲響,鑽 到桌子底下去了。但 見葉師爺口吐白沫, 呼吸如扯風。孫知縣 嚇壞了,趕緊打發皂 役喊來醫生,一番輕 攏慢撚抹復挑,忙活 了大半天,才將葉師 爺弄醒過來。

面朝大窗,酒酣

耳熱。乾隆年間,

葉師爺是扯猛瘋 (癲癇) ,還是腦血 栓?都不像。他醒來 後,説話是圓的,不 結巴,邁腳也是靈 的,並不腳癱。他一 個人先跑到臥室,閉 門不出,誰喊他開 門,他都不開;然後 也是獨自一個人跑到 寺廟裡去,頭磕得啪 啪響;拜佛回來,臉 色貌似紅潤起來,又

跟孫知縣有事沒事喝起了酒,喝了幾回,又是 嘭通一聲,倒在桌子底座,白沫汩汩流。

這是什麼毛病?葉師爺怎麼也不肯説,只説 性名字。那麼比如強姦,比如通姦,這 要搬出衙府,要去一處清淨所在,不再吃這碗 國家糧了。為甚麼呢?孫知縣不停追問,葉師 爺長嘆一聲,做了虧心事啊,他是逃不出閻王 爺的追命索了。

原來是八年前,葉師爺曾在山東陶縣當刑名 師爺。縣裡發生了一件小案,有秀才娶了位娘 子,娘子丹鳳眼柳梢眉,水蛇腰蔥蘢腿,兩個 酒窩笑靨如花,一雙水袖如風擺柳,十分貌 美。一日,這娘子碎碎吟唱歌兒回娘家,途中 遇人不淑,碰到一位落魄詩人,詩人靈感少荷 爾蒙多,走了邪門,到了偏僻處,扯着秀才娘 子裙角,便往紅高粱地裡去。說來也並沒得 逞,恰好有人路過,這人正是娘子家三叔,發 現這個心懷不軌的詩人,原是鎮上的流氓。

三叔回家告訴二哥,二哥氣憤,便告官。狀 子先到葉師爺處,葉師爺給立了案。經過審 理,案情如原告所陳,並無假述,便把被告提 來審。被告沒歸案前,寫文章發時評很是霸 氣,一入了官門,還沒見老虎櫈,已是嚇得癱 軟,如報鰱魚仔數一般,將他所犯之事, 供述,這次未遂事,全供了;那些強姦已遂之 事,也供認不諱。案情既明,判決也就無差, 這傢伙也就正了法。

有所不知,原來這個葉師爺,審案當中也做了 遭陰譴之事。縣裡秀才來告官,本來將惡少拘 來對質,也就可以了。他卻聽了陪審團一位姓 謝的陪審員説:「這位秀才娘子,水色潤,腰 肢軟,是絕色美少婦。」謝陪審説:「將這娘 子喊來看看?」葉師爺説:「這不好吧?」謝 陪審説:「就只看看,又不幹什麼。」葉師爺 也就同意了,公權力正在手啊,理由也現成: 讓娘子來對質嘛

葉師爺也就簽了傳票,指定某月某日,請秀 才娘子到庭對質。傳票發了去,只待過日審 案。開庭日子沒到,那頭傳來了惡訊:娘子懸 樑自盡了。

這案子中,葉師爺沒貪賄,也沒枉法,雖判 了惡少死刑,也談不上草菅人命。他又犯了什 麼陰譴情事?他犯的是「婦女不上庭」這一 條。明清時節,案件牽扯到婦女,「斷斷不宜 輕易對簿」,婦女不能傳來法庭拋頭露面。這 是古代一條律則,一般案子,是不容許動用公 權力來傳票女性的,准許傳票的,是謀反叛 逆、子孫不孝(古時以孝治天下,不孝自是惡 罪)以及命案等幾種有限案件,可以有限地傳

令女性,來大堂之上受審;有些人更把 所有案件都排除,不管什麼案子,都不 能讓女性出庭,「凡詞訟勾連婦女者, 於吏票稿內即除其名,勿勾到案。」原 告被告,狀子裡寫有婦女名字,立案時 刻,不管案由是什麼,都給直接畫掉女 些必須有婦女才構成犯罪要件的案子怎 麼樣?也不能將她們傳來,「犯奸尚在 疑似者,亦免喚訊,只就現犯訊結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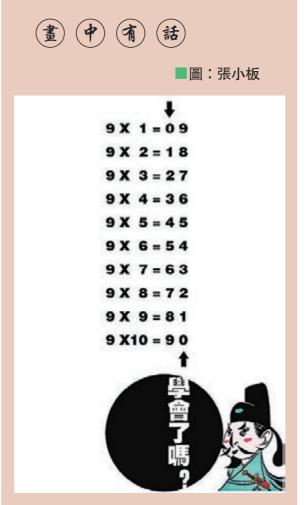
婦女不能到庭,那發生了案子怎麼 辦?法律救濟還是有的,那就是抱告。 抱告是,婦女自己不親自去當原告被 告,要上訴要應訴了,可以請家屬如父 親如老公如兒子如兄弟去代替。袁枚在 《隨園隨筆・抱告》説:「《周禮・小 司寇》:『凡命夫命婦,不躬坐獄 訟』」。葉師爺明明曉得,這事不可傳 唤秀才娘子,不傳也不影響案件審判, 他偏是起了色心,不顧忌婦女臉面,致 娘子自盡,他良心哪會安得?

庭不上婦女,是歧視,還是保護? 二者兼有吧。古時特別是明清,對婦 女規範多、規矩多,女性在社會生活 裡無地位,縱使受到侵害,也多是打 斷牙齒往肚裡吞。所謂抱告制度可救 濟,但救濟也是蠻有限的。比如強姦 之事,若沒當眾暴露,婦女哪會告訴 老公、兄弟與父子?多半是千呼萬喚 不説出來。但當年婦女多被圈在家

懲惡揚善,依法辦事,沒甚虧心事啊。閣下 裡,很難與社會接觸,其犯案與被犯案的機會 自然少了,讓他們遠離法庭,説來也算是保護

> 時代不同了,現今男女都一樣,婦女可以當 被告,更可以當原告,這自然是時代進步。但 時代不同了,男女必須都一樣?時代變化快, 人性變化慢。至少女性的羞恥心比男性要強 烈,若犯了被強姦與通姦之類案子,她們的臉 皮和男人相比依然還是薄些。如今法庭倒是還 繼承了古時餘風,一般情況下,傳喚婦女時不 會輕易漏洩案情,注重保護她們脆弱的自尊。 只是新聞界色心非常,碰到男女情色事件與案 情,好像是打了雞血一樣,無比亢奮,非要把 人家褻衣給剝下,拉到版面上來示眾,拉到網 絡上來公審。現代文明必然優勝古代文明?這 實在是庸俗進化論,現代狗仔隊筆下處處不留 情,這也是進步麼?如今倒沒有陰譴之事,但 良心之説,還應有吧?

> 前幾天看到一則新聞紀律通則,有一條是: **牽涉到女性嫌犯**,一般不能用全名,應是姓加 某。其他通則規定好不好,不好評説,而事關 女性,多用個某字,多點顏面保護,這倒是有 些古風。









■龔敏迪

## 陸機與蓴羹

晉朝陸雲利用他的字士龍,文學性地自稱「雲間陸士龍」,從而為上海貢 獻了一個龍的故鄉「雲間」的美稱。東吳被晉滅後,北方世族對北上的南方 世族二陸不免有些輕蔑。《世説新語》中有一段對話,王濟指羊酪問陸機: 「卿江東何以敵此?」陸機回答:「有千里蓴羹,但未下鹽豉耳!」

明人袁宏道説蓴菜:「其味香粹滑柔略如魚髓蟹脂,而清輕遠勝。半日而 味變,一日而味盡,比之荔枝,尤覺嬌脆矣。」蓴菜的自然之美,一放類似 於醬油的鹽豉就難以體味了。《老子》所謂:「淡乎其無味」,返樸歸真講 究的是新鮮,藏在其中的是「大音希聲,大象無形」般的味之深美。清人李 漁在《閑情偶寄》中説:「陸之蕈,水之蓴,皆清虛妙物也。」但他又「嘗 以二物作羹,和以蟹之黄,魚之肋,名曰『四美羹』。座客食而甘之,曰: 『今而後,無下箸處矣!』」清虛妙物與味厚之蟹黃,魚肋為伍,豈不是 「土豪」般刻意追求而入了誤區的?

南宋曾三異的《同話錄》説:「世多以淡煮蓴羹,為用鹽與豉相調和,非 也,蓋末字誤為未,末下乃地名,此二處產此二物耳,其地今屬江干(平江 郡)。」蓴羹而放鹽豉江南罕見,放鹽豉與放鹽也是兩回事。《世説新語校 箋》中羅列了杜甫「豉化蓴絲熟」,「豉添蓴菜紫」;梅堯臣「剩持鹽豉煮 紫蓴」;黃庭堅「鹽豉欲催蓴菜紫」的詩句。還説「劉辰翁曰:『言外謂下 鹽豉後,尚未止此。』」這就值得商権了。

在陸機説這話之前,同樣作為東吳遺民的張翰因不願捲入紛爭,他「因見 秋風起,乃思吳中菰菜、蓴羹、鱸魚膾,曰:『人生貴得適志,何能羈宦數 千里以要名爵乎?』遂命駕而歸。」因此而躲過了一劫。綜合各種志書,張 翰為吳江汾湖莘塔人氏已經可以確定,莘塔南役圩南端有他的墓址。那裡還 有元蕩,志書上説原名「蓴菜蕩」。這與平江郡的説法沒有矛盾,而「江 干」是江邊之意,應該是指吳淞江畔。

把「千里」和「末下」當作地名,而把溧陽有千里湖和南京秣陵的「末 下」牽扯進來了,全不顧張翰思念的數千里外家鄉的蓴羹而謂之「千里蓴 羹」,把「未下」變「末下」則更過於牽強。張翰和陸機老家的佘山地區相 去也不算遠,都是盛產蓴菜的水鄉,怎會去思遠在溧陽的蓴菜?

其實陸機是在提醒王濟,張翰為了家鄉蓴羹的美味,連官都不要做了,自 然蓴羹要勝過羊酪。東吳被晉滅了,但南北世族之間的明爭暗鬥仍在多方面 地進行,南方世族仍要強調自己文化上值得驕傲的個性。説未下鹽豉,是諷 刺王濟他們不懂得品嚐清淡的自然滋味。放了經過黴變發酵的鹽豉,豈不和 羊酪無甚差別?只可惜陸機沒能像張翰一樣及時抽身,等他懷念家鄉平淡的 好處,嘆息:「華亭鶴唳,可復聞乎」時,只能後悔莫及了。



## 詩 意 樂園 美景 陽 遇 偶 光 冬春 堡 海 出 意 月 活 邊 惡 个了 閑 堆 移 漏 圍 輕 如 是 (拾) 暇 灑 動 地 住 嬉 不 戲 溫 會 抹 悄 的 17 袁 暖 害 悄 彩 玩 女 耍 嗎 怕 娃 星 池

(來)



■楊天宏

## 願生活充滿陽光

我又一次想起從前家裡對面樓頂那棵小樹。那是一棟向陽的 四層樓。我是五穀不分的人,那棵是什麼樹我一直不知道。從 我上小學起就從書中讀到過歌頌小草生命力旺盛的文章,如寫 小草從山崖上、石縫中、乾旱的陡坡上冒出來等等,也曾經學 寫作文歌頌小草旺盛的生命力,而這棵小樹的生命力比野草還 要旺盛許多。它當初的生根可以想成是一粒樹籽由風吹來落在 這樓板上,或是由一隻常吃樹籽的鳥由嘴銜來……但絕不是人 為的有意的播種,卻要比一切花兒,一切莊稼,乃至一切山上 的樹的生命力都要頑強許多。它在無意中有了生存的選擇,卻 赢得了生機,並且非常堅強。雖然我以前估計它只有80厘米 左右高,枝葉不繁密,可卻生長了大約有8年。我大學畢業參 加工作的第二年,長有小樹的樓連同我們的平房一起動遷了。 一群農民工負責拆遷;樓頂的拆遷是原始的作業法,由幹活的 人先把水泥樓板周圍接縫處的混凝土一層層敲掉,再把樓板一 片片卸下來。由頂樓四樓開始,一層層直到一樓,所以樓頂那 棵小樹就先被拔掉了。每當我看見這群農民工汗流浹背的樣 子,我就想這拆樓的工作我幹不了,人站在四樓頂上拆樓板, 平常人很難想像,不是常年幹拆樓板和上跳板的人誰會適應 呢?餘下的樓的四壁主體要用拖拉機繫上鋼繩拽,這樣進度 快,這我也不會。下班時,我看見一個農民工正在砍削一堵 牆,這牆比他本人還要高,他逐漸把牆砍削成上面寬下面窄的 形狀,然後再推倒它。我看了一會兒,琢磨出這工作有危險 性。後來我經常跟朋友講起這件事,朋友説這棟樓的拆遷工程 是由人轉包的,一包六千元,到具體幹活的這幾個人只剩了二 千元。我算了一下,五六個人幹了一星期,每個人一天也就合 幾十元錢。

每當我想起這棵樹的同時就會想起那群拆樓的農民工。我常 想起這棵樹是因為它曾經有助於我在逆境中戰勝挫折,堅定我 的毅力和增強信心。它的生命力是超前的,每當我想到一粒樹



■ 樓頂小樹生命力旺盛

網上圖片

籽會在幾乎完全沒有土壤,沒有養分的水泥樓板上都能生存長 高,更何況一個人呢?前輩學者説過:「只要人努力,什麼事 不可能?」古人説:「天行健,君子以自強不息。」樂觀、勇 敢、向上構成了我生活的準則。

茅盾先生在他的散文《白楊禮讚》中讚揚白楊樹是西北極普 通的樹,但卻代表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華北抗日農民的性 格,它的堅韌不拔和在惡劣條件下卻能頑強生存代表了我們的 民族精神。那麼這棵樹也應該是一棵極普通的樹,而決不會是 茅盾先生筆下嘲諷的貴族化了的楠木。

今天,我又一次想起這棵樹。走在街上看到那一個個蹬着人 力三輪車的人,天冷了,車伕都把棚扣上,為的是坐車的人不 冷。看到那平日熟悉的蹬着三輪車送菜正大口大口嚼着麵包的 老太太,看到那一個個從樓頂垂繩而下正在粉刷樓壁的外地民 工,尤其想起那些負重的拆樓工人……他們都是我們這個社會 絕不能少的一部分,他們就和我常想起的那棵小樹一樣,在逆 境中頑強地生存着,他們能做到平常人做不到的事,這就是不 尋常的生活。

現在,我想起這棵樹的生存除了它本身的生命力外,還需要 陽光、空氣和雨水。小樹的生存是因為它在向陽的樓頂上能吸 收更多的陽光!陽光多麼重要!生活需要陽光,願生活充滿陽 光……





【闡】

■吳翼民

## 山塘街的市井味

元宵過後,也算是早春時節,我們舉家去 做春卷皮子的鏡頭躍入我的眼簾——一個三 想去修復後的「三吳明清第一街」軋鬧猛, 只想尋覓體味些少年時的樂趣和那裡保留着 的市井風情。

少年時我每年總會循七里山塘去名勝虎丘 買主在等待着熱氣騰騰的貨色。 春遊或秋遊,大多是步行,偶爾也搭船,五 分錢便可乘着農家的木船直抵虎丘山下。可 我怕量船,寧可遠足,一路可以尋訪許多勝 跡,最有名的是葛賢墓和五人墓,及至後來 在高中課文中讀到張溥的《五人墓碑記》愈 覺親切感人。步行走山塘,更多的韻味是那 裡原汁原味的市井風情,明清風格的店舖沿 河倚橋而設,走得飢腸轆轆,隨時就可吃碗 縐紗餛飩或來塊豬油糕,價廉物美又耐飢。 現今我欣喜於此類老式店舖在新山塘街仍時 有點綴,最有名的「阿坤豬頭肉」充分保持 着傳統風味,我多次想去買那裡的「下胲」 (豬下巴肉) 不得(一早就售罄),只能買 「順風」(豬耳)聊解饞癆於一二。我就喜

歡市井風情和傳統風味,去山塘逛街大抵對 新開的店舖一帶而過,對傳統老店則流連忘 返。

山塘街最有逛頭的街段在中段。近老閶門 的那段明顯修繕一新,儘管氤氳在評彈弦索 和唱腔聲中,沿街的戲台還有唱越劇和蘇灘 的,我只管匆匆掠過;近虎丘的一長段又顯 得太過冷清,感受不到生活氣息、人間情 味;唯有中間三四百米長的那一段才是山塘 街的本色。記得去年秋天我躑躅於斯,沿途 看到許多當街剝雞頭米的攤點,有的女攤主 為證實所售是正宗的「南塘雞頭肉」,穿戴 的就是南塘 (蘇州葑門外) 的婦人裝束:花 布頭巾、藍印花布大襟衣、腰間是精繡的彩 飾,煞是好看。看她們剝雞頭米更是有 趣——先從大石榴樣的雞頭果裡掰出胭脂紅 的帶殼雞頭米,而後再剝出珍珠般玉色的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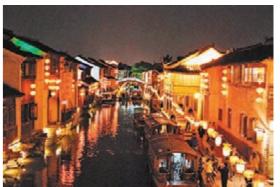
實,看了就忍不住想買……那麼眼下早 春時節山塘街會有什麼新鮮的玩意呢?

我漫步在山塘街上,一眼望去,狹長 的街道兩側攤點和店舖鱗次櫛比,春蔬 和水產擺得滿滿當當,過往的行人摩肩 接踵,各自在選購農副產品,有的就當 街咬食着買來的早餐,——那玫瑰色的 豬油年糕、翡翠色的青糰子、蔥香撲鼻 的蟹殼黃以及散發着甜酒味的酒釀餅最 吸引人的視覺和嗅覺,提醒你新年的餘 味尚在,新春的氣息已臨,這便是最姑 蘇的山塘街的早春味道。突然,一個現

老家蘇州參加一位親戚的婚禮,中間有些空一十歲上下的大嫂,正熟練地在兩隻鐵板爐子 暇,就去閶門外的山塘街逛逛。山塘街被開 上甩着柔柔的麵糰,一張張小巧的春卷皮子 買主等待着購買。此景一現,我立馬又見到 不遠處同樣的兩個攤點,兩個年齡相仿的婦 人也在利索地現做春卷皮子呢,同樣有幾位

> 我想起來了,蘇州人向有咬春的習俗,新 年頭上家家戶戶都包春卷,一直要延續到清 明前,包的冬筍(春筍)肉絲、韭黃肉絲、 薺菜肉絲等皆清香爽口,是吻合「咬春」感 覺的。為有其需,乃有其供,一到臘月時 節,蘇州城大街小巷遍佈現做春卷皮子的攤 點,我有個舊鄰婦人就是做春卷皮子的專業 戶,她們母女倆做一茬春卷皮子可賺萬把塊 錢,這個簡單的營生可不容小覷。我觸景生 情,立即投入到購買春卷皮子的隊列中去, 想着買些回家,現包春卷來個「咬春」是多 麼的應時啊。出乎意料的是,蘇州的現做春 卷皮子不僅韌薄柔軟,還價格低廉,每500克 只售七元,比之我在無錫所購現成的500克十 元者不知要實惠精良幾許(後者還不好包, 要黏了糨糊方始能包妥);更出乎意料的是 做春卷皮子的婦人竟然不是蘇州人,而是山 西人。她説,自己也是到了蘇州才學會了這 手藝,好在山西人善烹麵食,一下就能進入 狀態,收益倒是不薄,故而把三親四戚都邀 來了蘇州,原來山塘街五、六個攤點做春卷 皮子的都是她的親戚哩。我聽後頻頻頷首稱 好,尋思不管是本地人還是外地人,都融入 了這塊土地的風土人情,我們的民俗民風才 可代代相傳。

> 回到無錫,我詢問了供應現成春卷皮子的 店家,他們說,無錫本地人基本沒有人肯從 事現做春卷皮子的吃力不賺錢的行當,連外 來人員也不願,空閒下來寧可搓搓麻將、遛 遛寵物。我不禁嘆息,兩城相距不足百里 民風何以如此差異?



■ 蘇州山塘街景。

網上圖片